

<<法国革命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法国革命论>>

13位ISBN编号：9787100032490

10位ISBN编号：7100032490

出版时间：1998-08

出版时间：商务印书馆

作者：（英）柏克

页数：319

译者：何兆武,彭刚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法国革命论>>

前言

柏克（EdmundBurke，1729—1797年）是18世纪下半叶英国最享盛名的政治理论家，则是他最享盛名的一部作品。

这本书写成于法国大革命爆发之次岁，它和大革命前两年英国作家扬（ArthurYoung）所写的同为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当时英国两部最重要的第一手历史文献。

柏克生于爱尔兰首府都柏林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英国国教徒，母亲是天主教徒；他本人也是英国国教徒，但自幼受的是贵格会（Quakers）的教育。

这种宗教信仰的背景或许有助于解说为什么他毕生要主张宗教宽容。

他先在都柏林就读于三一学院，21岁时去英格兰学法律，后又改学政治和文学。

1756年他写成《自然社会的论证》一书，书中讥讽了流行一时的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的理论，而且还冒名是博林布鲁克本人的作品。

博林布鲁克曾认为，文明社会的出现必然要伴随着贫困和苦难，并且还认为基督教可以归结为当时流行的自然神教（Deism）。

柏克则辩论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切政治社会就都会成为一片混乱和无秩序了。

次年（1757年）他写成了一部美学著作《对崇高观念和优美观念之起源的哲学研究》；此书不但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而且在美学史上也已成为一部经典性的著作。

<<法国革命论>>

内容概要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是世界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

它颇有似于20世纪初俄国的十月革命，几乎迫使当时的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要站在它面前表明自己的态度。

第二年柏克晚年的压卷大作都要站在它面前表明自己的态度。

第二年柏克晚年的压卷大作《法国革命论》随即问世，书中以充满了激情而又酣畅淋漓的文笔，猛烈地攻击了法国大革命的原则。

<<法国革命论>>

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柏克 译者：何兆武 许振洲 彭刚

<<法国革命论>>

章节摘录

阁下：您高兴地再度怀着诚挚之情来征询我对法国最近事态的想法。

我将不会让您有理由想像，我认为我的看法具有可以希望我自己会因为它们而被征询的价值。

它们是太无关紧要了，不值得急迫地加以传播或者去制止。

正是出于对您、而且仅仅是对您的关切，当您最初想要获知它们的时候，我还犹豫不决。

在我有幸写给您并且终于发出了的第一封信中，我并不是为了某一类人也不是站在某一类人的角度而写的；在这封信中，我仍将不是。

我的错误，如果有的话，都是我本人的。

只有我的名誉对它们负责。

阁下，您在我寄给您的那封长信中看到了，我的确是极其衷心地希望法国会因一种理性的自由精神而增添活力，而且我认为你们有义务以完全公正的政策来提供一种永久的团体，使那种精神得以寓于其中，并提供一种有效的机构，使之得以发挥作用；但是在你们最近的一些事项中，我却不幸对某些实质问题抱有很大的疑问。

您上次写道，您想像我或许可能被看作法国某些行动的拥护者，其根据是伦敦的两个绅士俱乐部——被称作“宪法协会”和“革命协会”的——对这些行动已发表的庄严的公开支持的保证。

我当然有幸属于不止于一个俱乐部，在那里本王国的宪法以及光荣革命的原则是受到高度尊重的；

而且我认为自己在维护宪法和这些原则的极度纯洁性和生气勃勃的热忱方面是属于最前列的。

那是因为我这样做，在我看来是必要的，而且不会有错。

那些精心维护我们革命的名声的人们以及那些追随本王国宪法的人们，将会很好地考虑怎样同那些在对革命和宪法的热忱的借口之下太频繁地脱离了自己真正的原则，并在一切场合都准备脱离产生了革命和存在于宪法之中的那种坚定的、审慎的而又深思熟虑的精神的人们打交道。

在我回答您信中的更具体的特殊问题之前，我请求先离题告诉您一些我曾有可能获得的有关这两个俱乐部的信息——它们认为自己作为团体，是应该干预法国的事务的；首先我要向您保证，我不是，并且从来都不是这两个团体中任何一个的成员。

第一个团体自称为“宪法协会”或“宪法情报协会”或某种这类的名字，我相信它已成立七八年了。

这个协会的体制看来是属于慈善性的，并且其性质一直是值得称道的；它的宗旨是由会员出资促进许多书籍的流通，那是些很少会有人花钱购买的书籍；于是它们就会滞留在书商的手里而为一个有益的人群团体带来巨大损失。

究竟这些慈善性流通的书籍是不是也同样慈善地为人所阅读呢，我就不得而知了。

很可能其中有一些是被输入到了法国；而且就像是这里所不需要的货物那样，在你们那里却可以找到市场。

我听说许多有关知识的谈论就是从这里送出去的书籍中获取的。

它们的文章都有些什么促进作用（正如据说有些酒漂过洋就变醇了那样），我说不上；但是我从未听说过一个有着正常判断力的或有着最低限度的知识的人，说过一句话是称赞该协会所流通的大部分这些出版物的；而且他们的活动也从未曾被人当作具有任何严肃的意义而被人称引过，除非是被他们自己中间的某些人。

你们的国民议会似乎抱有我对这个可怜的慈善俱乐部的大致相同的意见。

作为一个民族，你们对“革命协会”保留有你们所储存的全部溢于言表的感激之忱；当时他们在“宪法协会”的同伙们公平地享有某种同样的地位。

既然你们已经选择了“革命协会”作为你们民族感激与颂扬的伟大目标，你们将会认为，我以它最近的行为作为我的观察的主题便情有可原。

法国的国民议会已经由于采纳这些先生们而赋予他们以重要的意义；他们也就以一个在英国传播国民议会的原则的委员会而行动，来回报这种好意。

从此以后，我们就必须把他们看作是一种特权人物，当作是在外交团体中并非无足轻重的成员。

这就是赋给了默默无闻以荣耀并赋给了人所未识的优点以显赫声名的那些革命之一。

直到最近，我还想不起我曾听人说过这个俱乐部。

<<法国革命论>>

我十分肯定，它从未片刻占据过我的思想；并且我相信，它也不曾占据过他们行列中的任何人。我经过调查，发现在1688年革命周年纪念日，有一伙不顺从国教者——但我不知道是属于哪个教派的——长期都有在他们的一个教堂里听布道的习惯，然后就像别的俱乐部一样在酒馆里兴高采烈地度过这一天。

但是我从没有听说过有任何公共措施或政治体制，更不用说任何外国宪法的优点，曾经是他们节日正式日程的主题；直到出乎我无法表达的意外，我发现他们以一种公共的资格通过祝贺的词句而赋予了法国国民议会以一种权威性的认可。

在这个俱乐部的古老的原则和行为中，至少就其所宣称的而论，我看不出有任何我可以认为是例外的东西。

我认为非常有可能的是，为了某种目的，新的成员已经进入到他们中间来了；而且某些真正的基督教政治家——这些人喜欢分配救济金，却小心翼翼地隐蔽起那只正在分配救济金的手来——可能已经使他们成为了这些人的宗教计划的工具。

无论我可以有什么样的理由怀疑有什么秘密的做法，我所要谈的都不是作为一种确凿性的东西，而只是公开的东西。

有一件事，我应该很抱歉被人认为是直接或间接与他们的行动有关。

我肯定地要承担我的全部责任，与其余的世人一道，以我个人和私人的资格，思考在社会舞台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在古代或近代的任何地方，在罗马的共和国或巴黎的共和国；但是我既没有一般的使徒式的使命而只不过是某一个国家中的一个公民，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又不得受该国的公共意志所左右；因此我应该认为，要公布与一个外国的现行政府的一份正式的公开通信而并没有得到我所生活于其下的那个政府的正式授权，那对于我至少是不适当的和不正常的。

我应该更加不情愿以任何有似于一种模棱两可的叙述来参与那种通信，那对于许多不熟悉我们习惯做法的人来说，可能使得我所参加的这种言论看来像是某些人以集体的资格采取的一项行动，他们被本王国的法律所承认并且得到授权可以谈论其中某些部分的意义。

有鉴于一般未经授权的叙述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并且有鉴于在它们之下（而非根据单纯的正式程序）所可能进行的欺骗，下院就要以署名的方式拒绝对最琐碎的对象的那种最鬼祟的请求，而你们却对那种署名方式敞开了你们厅堂的关闭着的大门，你们曾以那么多的礼节和仪式并且以那样的大声欢呼把它迎进了你们的国民议会，就仿佛你们是受到了整个英格兰国家的整个代议制的威严的访问。

假如这个社会认为适宜于送出去的东西乃是一份论证，那么它是谁的论证就意义不大了。

它不会由于它是来自何方，就更加令人信服或更加令人不信服。

但这却仅只是一纸投票和决议。

它全然依据于权威；而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单纯是某些个人的权威，但个人则并不出现。

他们的署名，在我看来，就应该被合并于他们的文件之中。

那时候，世界就会有办法知道他们是多少人，他们都是谁，而且根据他们个人的能力、他们的知识、他们的经验或他们在这个国家中的领导和权威而知道他们的意见可能有什么价值。

对于我——一个只不过是平凡的人——来说，这个行动看来是有点太精致和太巧妙了；它有着太多的政治谋略的味道，是用来在一种唱高调的名称之下以便赋予这个俱乐部的公开宣言以一种重要意义，而当人们仔细检查这个问题时，它并非完全值得人们去这样做。

它是夹杂着太多的阴谋诡计的一种谋略。

我要自诩我爱一种高尚的、有道德、有规矩的自由，正如我爱那个社会里的任何一位先生，不管他是谁；而且或许我在自己全部的公共生涯中，对我自己之忠诚于那项事业已经做出了很好的证明。

我认为我也像他们一样几乎不妒忌任何别的国家的自由。

但是我不能站出来颂扬或者谴责任何关系到人类行为和人类牵挂的事情，单纯就事论事，把它看作是被剥掉了一切联系，完全处于形而上学的抽象作用那种赤裸裸的孤立状态之中。

各种形势（有些先生是把它们不当作一回事的）事实上都在赋予每一种政治原则以其突出的色彩和独特的效应。

各种形势都使得每一项社会的和政治的规划成为对人类有益或有害的东西。

抽象地说，政府——也和自由一样——是好东西；然而，在常识上，我十年前能够祝贺法国享有一个

<<法国革命论>>

政府（因为她当时是有一个政府）而不去问那个政府的性质是什么，或者它治理得怎么样吗？

我现在能够庆祝同一个法国享有着自由吗？

是不是因为抽象的自由可以列为人类的福祉，我就可以认真地对一个疯子逃出了他那监禁室的防护性的约束和保护性的黑暗，而祝贺他恢复了享受光明和自由呢？

我是不是要庆祝一个逃出了监狱的强盗和杀人犯恢复了的天赋权利呢？

这就会重行演出被罚作船奴的罪犯们以及他们那位英雄的解放者（那位面容忧伤的形而上学的骑士）的场面了。

<<法国革命论>>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现实世界有它的种种问题，而且不可避免针有它的种种弊病；所以现实世界必定总是好与坏、善与恶相互掺杂并交织在一起的。
如果人们一味追求纯之又纯的完美，其结果反而只能成为导入歧途的欺人之谈并且产生专制和腐化。

<<法国革命论>>

编辑推荐

《法国革命论》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

<<法国革命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